

##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——写在前面的话\*

张异宾

2006-02

对中国人而言，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剧烈地撕裂着。物化市场的魔域中，生存已在照亮了宗法土地的太阳（理性之光）阴影中断为两截：一种是在这个沙漏般的人与物“最佳配置方式”的竞争世界中悬临于空中的“成功”人士（过去叫“布尔乔亚”），另一种则是跌落入沙漏底层的“弱势”众生（过去叫“普罗泰利特”）。在第一种人那里，“他”会是开着宝马，拥着美人，银行户头上有无数的金钱，甚至还揣着博士学位证书，并拥有众多令人仰慕的学术头衔和官品，在象征关系舞台的重重射灯打探之下，诗意地“在”着。而在第二种人那里，炫目灯光下功成名就的“他”成了“我”毕生不懈奋斗的镜像，这神化了的另一个“他”就应该是“我”。这种“他”对“我”的理想性自居，使十分羸弱无力的“我们”更加举步维艰，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在泥泞的沙漏边缘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26091213/https://rentry.co/naxep>

攀爬，滑倒，再攀爬——一如加缪笔下那个荒谬而不屈的西西弗斯。“我”，永远向上推举着不断落下的存在巨石。

对第一种人来说，你以为你是人，可是你却可能真的不是。这个真相只有在金钱散去、香车美人飞离时大突然显现。这一格式塔伪境，也许会是在“他”离不可能的存在之真——拉康哲学映像而对后者来讲，穷尽一生，“我”总以为自己还不是“人”，犹自固执地向着第一种人的镜像埋头奋斗，却阵然不知与之苦战的唐·吉珂德式的风车和西西弗斯之巨石的真在。这是作者想通过拉康故事的道说所讲的一个普通的事理（此理，形同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好了歌”）

当然，拉康的故事从总体而言，肯定还是一种错误。因为，如果没有了拉康所骂的想象和象征关系的织入，特别是被拉康遮蔽掉的人对世界的感性活动关系的历史构境，人的存在也就真的没有了。然而，拉康之骂对那些无法认清自己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一种谬论。遗憾的是，今天这个世界上不能正确认识自己

的人恐怕占了绝大多数，因此，拉康之骂对于我们又会过于真实的真在。

所以，拉康的故事固然只是一则离奇的哲学寓言，可也的确诉说了一种常人不可见的真实。依我看，听懂它的言说并不见得必然使我们走向悲观的虚无（我的一位朋友在听了拉康的故事之后，跺足大叫：“这正是佛、老之无！”）。它无非是让我们多一种清醒，以正确认识自己，认真对待我们存在中的种种物化和异化之自我疏远，自省生命中的能指之漂浮和本己的不可能性罢了。那样，这个世界上大抵真会少些不自知的疯狂和看似正常的精神疾病。